



你不公开“三公” 我就告上法庭

文/片 本报记者 龚海

公开“三公”支出到底关李劲松什么事?他却在5月份接连向各个中央国家部委申请公开“三公”消费开支的信息。果不其然,就有部门回复他,这些数据跟你李劲松没有直接关系,你没有资格申请。

李劲松说:“我是纳税人,怎么跟我没有关系!”他穷追猛打,只待7月30日一到,若还有部委对“三公”消费不予公开,他就决定将他们告上法庭。

李劲松,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。这些天,他一直在等。

截至7月13日,只有不到10个中央国家部门公开了“三公”经费,尚有90%的部门未公开,并对何时公布表态不一。而按照国务院规定,中央国家各部委最晚6月底要公布“三公”支出,但大多数却选择了爽约。



李劲松

“不公开只能是 他们心里有鬼”

齐鲁晚报: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提交政府“三公”支出信息公开申请,为什么要这么做?

李劲松:5月8日到5月12日、5月14日左右,我向多个部门提交了要求公开“三公”支出的申请,具体是多少个部门,我也说不清了。在我印象里,温总理对公开“三公”消费这事说过不止一次。

齐鲁晚报:之前关注过“三公”问题吗?

李劲松:我应该算是中国“三公”问题的专家了。2008年的时候,中纪委发出通知要求压缩“三公”消费支出,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了。就拿这次来讲,温总理要求公开的是2011年的预算和2010年的决算,而我申请公开的还有2008年、2009年的决算,比他多看了两年。

齐鲁晚报:三年前您就开始关注这个了?

李劲松:是的,2008年中纪委下文后,我当时就向许多部门申请过信息公开。迄今令我感到最满意的应该还是当时深圳市公安局的回复,我申请的内容很多,他们都很细致。

地给了答复,把有多少车、发了多少钱都详细地给我写了出来,其中还说有些机密性开支不方便公开。

齐鲁晚报:这次国务院开会提出公开“三公”支出,您怎么看?

李劲松:我认为温总理这次是下了狠心的,中央国家各部门应该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。不过,有些部门回应我说,温总理没有要求公布哪些东西呀。我说,我的要求是,比如公务用车,不能单纯公布多少辆,还要公布型号、单价以及每辆车的车牌号,结果他们又说温总理没有要求公布得这么细。那我就说了,温总理不可能给你说好每一步怎么走,他告诉你一个目标,你就要尽力做得更好。

齐鲁晚报: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回复?

李劲松:起码要有一种姿态。多数部门没有直接向我公开信息,但说将在网站上公布,这已经达到了我提交申请的基本目标。在这些部门中,我最感动的是粮食局,他们回复速度最快,虽然没说什么时候公开,但起码知道有个公民在监督这件事。

齐鲁晚报:有没有部门明确回复您说不会公开相关信息?

李劲松:那倒也没有。差不多都说会及时公开,只是到现在不见踪影,不公开只能说他们自己心里有鬼。

鬼,知道这些信息公开出来肯定会有麻烦。不过也没有哪个部门会像我要求的那样去公开,我的高要求他们还做不到。比如,国家发改委在回复中说,有些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条件,所以不予提供。

“一年花9000 亿,能建一两个三峡 工程”

齐鲁晚报:为什么“三公”消费会特别引人关注?

李劲松:实际上“三公”是两个概念,一个是官方标准的概念,就是公务接待、公车支出和公款出境。但实际上,老百姓有另一个自己的理解,那就是“公车私用、公款吃喝、公款旅游”。温总理常讲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,实际上他就是要求政府部门先把这些数字公布出来,把账摊出来,人民有时间的时候就会看,发现问题就会纠正。

齐鲁晚报:根据您的研究,“三公”支出占政府运行成本的多大比例?

李劲松:政府公务成本除了“三公”支出,还有人工成本,就是工资,还有正常的办公费用支出。“三公”在政府的运行成本里大概能占到30%左右吧,不过这个数字我也很难确定。此前有媒体披露说,我国“三公”开支一年大约9000亿,这比军费开支大得多,可以建一两个三峡工程了。

齐鲁晚报:为什么国务院会如此强调公开“三公”消费呢?

李劲松:实际上,普通老百姓看到和知道的就是公款吃喝,开着公车像自家车,拿着公款旅游等腐败行为。但作为温总理来讲,他很清楚“三公”支出的总金额是多少,占财政开支的比例是多少,以及财政收入有多大困难。其实温总理要公开“三公”消费,不是要公开给他看,而是公开给老百姓看,公开给纳税人看,让人们参与监督。而温总理自己心里有数,知道这种势头再发展下去,中国的财政没法承受。

齐鲁晚报:公开“三公”消费,您认为政治意义更大,还是经济意义更大?

李劲松:经济上的意义更大。“三公”开支早几年披露的总额是9000个亿,你想想国家财政现在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,财政收支问题、外债问题、养老欠债问题,温总理心里是有数的,这是财政承受不了的。前几年卖地,国家财政收入很多,大家都随便用,也不关心。但现在形势不同了,收入变低了,支出的摊

子还是那么大,换做你当家,你就会知道压力有多大。

而在政治意义上,“三公”腐败显然不如官员的家庭财产腐败对社会的直接伤害大,按理说公开官员个人财产在政治上才最重要。

“我就揪住中央 国家部委不放”

齐鲁晚报:为什么您要求各中央部委先公开“三公”消费?

李劲松:这就像金字塔,中央国家部委是最顶端的,你腐败一点没关系,但一往下放大,基数就会越来越大,金额也越来越大。但如果中央国家部委不带头,基层就会拿你做挡箭牌了,就更不会公开了。我这次的目标很简单,就是要把温总理的指示落到实处,温总理要你做的事,你一定要做。温总理明确要你公开的数字,你一定要先公开。

下一步才是要按我说的,公开你的车牌号、买车的发票、公款吃喝的发票,如果把这些都公开,就真正能把“三公”消费腐败给治住。

齐鲁晚报:这需要一个过程,他们会不会以此为借口推脱?

李劲松:他们当然会这样说了:“我不愿意裸奔,我的衣服太沉了,脱不下来。”制止“三公”腐败确实要有过程,我不要求你一步到位,但我会向你提出一步到位的要求,而你执行的时候,至少先要把温总理的要求给落实了吧。

齐鲁晚报:您会向低一级的政府单位申请公开“三公”支出吗?

李劲松:先把中央这一级落实了再看吧。只有把中央部委落实了,下面的省市才有可能落实,他们都在盯着中央看。现在我就盯着部委看,温总理让你们公开,假数字你们也得有,走过场你们也得走,程序上至少要尊重一下吧。

齐鲁晚报:有人说目前公开的“三公”消费数据太笼统,有些部门的“三公”支出不降反升。

李劲松:这都没有关系,这是正常现象,只要他现在公布了,就可以说是对国务院的规定执行了。

但现在存在两种情况,一是精神懈怠,二是消极腐败。对国务院的命令,有的在执行时精神懈怠,就像教育部这种,只是公布了几个数字,要把“三公”腐败治理干净,不是靠公布几个数字就行了;还有一个是消极腐败的危险,有些部委不执行,他们就是不公开,宁愿冒着风险也要先顶着,他们心里有鬼。

“可以不真实,但 绝对不能不公开”

齐鲁晚报:但据一些媒体报道,对于已经公开的“三公”数据人们并不是很满意。

李劲松:温总理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,“三公”消费公开不可能赢得全是表扬的声音。不过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步一步来的,打开一扇窗,才能看到里面的东西,关掉了,你就什么都看不到。我们应该保持理性,该肯定的肯定,该继续追的要继续追。有些部委按规定时间公开了“三公”支出,这是值得表扬的,但公开的内容不符合“三公”消费的准则,那就需要继续追下去,人民监督就体现在这里。

齐鲁晚报:如果发现问题,如何继续追下去?

李劲松:我只咬住一条:原始发票。“三公”问题非常庞大,如果只沿着单线思维,所有问题都是一团乱麻,没法入手。在我的申请里,我只认准一条:原始发票。不管你下面有多少个单位,每个单位花了多少钱,你给我公布出来,公务接待花了多少钱,接待了多少人,多少次,每一次的发票是多少,看发票就一清二楚。归根到底,你要把发票拿出来,不拿出来凭什么报账?

齐鲁晚报:有没有其他民间人士也在关注这件事?

李劲松:我只知道我自己,我只尽我13亿分之一的责任。这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系,我做这件事真的很顺手,换做其他公民,就不一定这么顺事了。但是从权利来说,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,都有监督权。

齐鲁晚报:说实话,在“三公”公开问题上,你个人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?

李劲松:要知道,扫帚不到,灰尘肯定不跑,这时候,你扫地的力道要加大,要到位,不要指望灰尘会把自己吹跑。温总理代表的是官方力量,那我就是代表民间力量,温总理提出来了,那我就顺手助他一臂之力。

我觉得民间推动是有价值的,任何人做了坏事,如果没有人来管,他就有可能不去纠正,必须要有人来提醒他犯错了。比如这次,就算只有我一个人在监督,但他们知道这件事没那么容易过关,这就对他们产生了实际的推动力。

齐鲁晚报:什么时候政府部门会积极主动地公开“三公”支出呢?

李劲松:如果民间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去要求,那我等100年甚至13亿年都没有可能,反之,如果监督的人多了,要求的多了,可能一两年后“三公”支出公开就会有一个很良好的局面。

我现在还在等这些部委的行动,如果7月30日之后还有哪个部委没有公开,我会毫不客气,有可能将他们送上被告席。我的底线是,他们公开的数据可以不真实,但绝对不能不公开。

